

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

李世雅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弱胜强败的战争。“在美洲的英国人村落”打败了大不列颠帝国，其结局颇出人意外。华盛顿在战争结束之初甚至预言：“如果历史学家费尽心血把我们在这场以少胜多的战争中所取得的优势载入史册，并力图说明这种优势是在灾难重重的情况下获得的，那么，很可能，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说他们的著作是杜撰的、虚构的。”^①

历史不能杜撰与虚构，应该揭示出独立战争进程与弱胜强败结局之间的必然联系，说明战争进程怎样按照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的逻辑步骤逐步朝它的结局发展。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尝试以就教于读者。

一、持久战的必然性

独立战争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爆发，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基本结束，实际作战时间长达六年半。持久战是它明显的总特点。这是不是必然的——是不是以弱胜强的必经途径呢？

依常理而论，要实现以弱胜强，战争时间自然需要长一些。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美国独立战争这场持久战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人的缺点造成的延误。他们固然没有明确否定这场持久战的必然性——必要性，却也没有肯定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必需的。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更对这场持久战持批判的态度。《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写道：“这场独立战争同其他许多解放战争相比较，可惊异之处并不在于美国人赢得了胜利，而是在于他们没有较轻易地取得胜利。”它认为：“如果美国人真像《独立宣言》的铿锵词句所说的那样团结一致和决心坚定，他们在一年之内就能够获得独立。”^②还有些人说，如果各殖民地团结一致，那这场战争就不用六年，只要六个月就够了。总之他们认为，这场持久战纯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缺陷。

美国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确实是独立战争时间拖延的原因之一。但是，战争是敌对双方的对立统一体，仗打成什么样子，是双方互相斗争、互相制约的结果，决不会是单方面的原因决定的。美国独立战争长时期内互有胜败，显然不能片面地单用美国一方的缺点来解释，而只能由交战双方的全部基本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运动规律来加以说明。

由于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战争，英美双方带入独立战争的基本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双方彼此对立的特点：一、英强对美弱。英以强凌弱，决不肯不战而放弃对北美的殖民统治，这是战争不可避免和美未能速胜的原因。二、英战争的非正义性对美战争的正义性。这是英败美胜的主要原因。三、在国际关系上，英失道寡助对美之得道多助。这是英败美胜的重要原因。四、英维护殖民帝国的战略目标与实力相矛盾，战线过长而力量在数量上不足，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深厚的抗战潜力。这是英只利于速决战而美能够坚持持久战的原

因。

显然，所有这些因素乃是决定这场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全部要素，不是个别的、枝节的东西；是独立战争历史实际的概括，不是主观的臆想或推断。战争双方政治上的政策策略、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大至战争目的、战略方针，小至士兵战术和服饰，无一不是由这些基本因素决定的。整个战争就是双方这些彼此对立的特点的竞赛，战争进程即这些因素的运动形态，持久战的必然性就是由这些基本因素的运动规律决定的。

独立战争基本因素运动的一个内容，是各方自身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之间的相互制约。英力量虽强，却有战争的非正义性等三个不利条件，因此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大减杀了它的力量。从国内情况看，它的人民和政府对战争的态度互相对立，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反对派。这场战争被称为“国王的战争”，政府和议会因此被称为“丑恶的爱国者”。兵员和战费的征集遭到人民的抵制和反对。从军队的情况看，它的陆军是欧洲常胜军，海军是当时的海上霸主，但是作为一支侵略军，却有着许多本质的弱点。它士气脆弱，以统治民族的优越感和常胜军的盲目锐气以及金钱作精神支柱，易于崩毁。由于用严厉的强制手段把士兵控制在队列里，以一致的步伐行进并用排枪射击，部队行动极不灵活，士兵和军官都缺乏单独活动和相机行事的能力。上层指挥官则养尊处优，主观盲目，腐化无能，互不协调。特别是远离自己的后方，补给线漫长，耗费空前巨大，且难保安全，兵员和给养供应不及时，部队疲困，疾病流行，到达美洲之后又人地生疏，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严重，未战而先自削弱。且侵略军野蛮残酷的本性使它与全体美国人民为敌，在战场上孤立无援。在国际上，英国是一个帝国，享有世界航运与商业霸权，但正因此战线过长，力量分散而至削弱。正如《常识》所说：“东印度群岛、地中海、非洲以及英国势力所扩展到的其他地区，都对它的海军提出很大的要求。……只要美洲拥有英国海军的二十分之一的船只，它就绝对可以成为英国的一个劲敌。”^③事实上，战争开始时英国就只能派四分之一的舰只到美洲。何况霸权主义的政策和地位使它与欧洲列强仅能维持暂时的表面的和平，北美起义被法国、西班牙等认为是重起战端的绝好机会，一七七五年下半年，大西洋两岸各国都已穿上了战争的盔甲。

美力量虽弱，却有战争正义性等三个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在动员全民的基础上，用种种“奇迹”式的方法弥补其力量之不足。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性决定了美政府和人民在抗英大方向上的基本一致。人民在《独立宣言》的旗帜下积极支持战争，往往走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前面。没有钱，人民支持发票子，强制征集战费，百分之七十的费用是人民以这种方式负担的。没有武器，全国都来制造、捐献、夺取和从国外输入。对于异己分子托利党卖国贼，实行群众性的镇压。没有军队，在群众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之。大陆军就诞生在波士顿城外“自由营”的帐篷里。它被当时的作家称为“饥饿、褴褛、赤裸的军队”，人数不多，但士气很旺，英国人承认他们是有“无限热情和仇恨”的。正规军不够，就发动群众起义，到处组织游击队。大小城镇和乡村遍布着“一分钟”人，海上武装民船代替了舰队。人民每到危急关头，即自动携带武器和粮草奔赴战场，因而能够最迅速有效地扩大军队和解决给养问题。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实行的措施是秘密的和快速的，无与伦比的”。^④部队没有队列行动的能力，就在士兵为切身利益而战的基础上组成散兵群，既弥补了军事素养差的缺点，又发扬了居民人人善于使用步枪的长处。在国际上，最初虽不为欧洲各王国所承认，却得到各国进步人士的热情支持。特别是作为英国霸权主义者的殖民地，它的反英行动对英国的一切宿敌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美国人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利用列强与英国的这种矛盾，佛兰克林一直“在这个危

险的漩涡里钓鱼”。

总之，英力量强的有利条件受到战争非正义性等三个不利条件的减杀，变成只是相对的了。他方面，美力量弱的不利条件受到战争正义性等三个有利条件的弥补，也变成只是相对的。以相对的强对相对的弱，所以战争未能速快。战争持久性之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的根由，就是如此。

独立战争基本因素运动的另一个内容，是双方彼此对立的特点互相斗争，它同样决定了一场持久战之不可避免。双方的基本特点既互相对立，这些特点之间的斗争，就表现为双方全套战略战术和环绕战争的对内对外政策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战争就在“各有各的打法”的特殊形式下进行。各方都既有有利条件又有不利条件；各方都力图发挥己之所长，克服己之所短，打击破坏敌之所长，利用扩大敌之所短。美得到了最后胜利，因为他们的努力更多地达到了目的，归根结底是因为正义在他们一边，人心之所向在他们一边。

战场上的情景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美国人的办法更有效；双方互有胜败，战争朝有利于美国人的方向发展。从战术上看，美以散兵群与闻名欧洲的英军横队对阵，整齐坚强的横队成了散兵点射的靶子，那用以威慑敌人的鲜红色制服竟起了暴露目标的作用，而火力猛烈集中的排枪则找不到还击的目标。在正规战中敢于迎击骑兵冲锋的英国步兵，就这样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与此同时，武装民船像蚂蚁围攻大蛇那样，在浩瀚的大西洋上与庞大的英国海军舰队周旋。英军舰近三百艘，其中安装五十门大炮的就有七十艘，主力舰每艘安有七十以上至一百门炮。美船通常在一百吨以下，绝大多数根本不能安炮，但数量多至大约两千只，能出入于极小港湾，且得到反英各国港口的接纳，活动地域广，竟使英防不胜防，打又打不着。战争最初两年，英国人在一场没有舰队作对手的海战中遭到重大财产损失。头二十个月，商船被捕者七百三十三艘，损失达二十六万英镑。利物浦港口为之瘫痪，前线部队因此严重短缺给养。而美国人所获战利品大约七倍于他们的损失。整个独立战争中美捕捉英商船与自身损失商船和武装民船数之比平均为二比一。

从战争基本形式看，英军部队战术比较高明，又有海军配合，故擅长阵地战。美军军事技术差，以阵地防御战对抗英之进攻都遭到了失败，先后丢失纽约、纽波特、费城、塞凡那、查理士墩、堪登等城镇，主要是沿海港口。经历了一七七六年和一七八〇年两次严重危机。英力图以阵地决战消灭美军，实现速决战略。美实行打不赢就走，避开了不利条件下的过早决战。美撤退，英追击，形成了运动战。美在其中利用了地理、经济和群众方面的有利条件。英相反，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弱点被扩大。如英总司令官克林顿所说，虽然两支军队几乎同样缺衣少食，“但是他们（美军）每前进一步，就更靠近他们的军需仓库和朋友，而王军却是深入于一个破败而充满仇恨的国家约二百哩，……”^⑤远距离运行拖垮了英军，而美军却在此中赢得了发动群众和集结兵力的时间，创造了更好的作战条件。局部战场的优势因此转到了美方。其结果，英军不是在此情况下遭到进攻，使阵地战所获几乎化为乌有，就是陷入美军民联合包围的汪洋大海而遭灭顶之灾，最好也只能得到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

游击战是美具有战略意义的手段。英军进攻，美用于抵抗的正规军不足甚或没有，不能一举而击退之；英军侵占地方，美又无力以阵地进攻战收复之，故而只有组织民众武装开展游击战。而英作为入侵者，终只能是以少临敌，不能占领美之全部领土，游击队又完全可以长期存在。游击战在这场战争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且有时是主要的战争形式，其规模大到组成了像“马里昂旅”那样的游击兵团。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起着决定性作用，像在萨拉托

加战斗中那样。华盛顿说“至少有一万四千个最好的自耕农自备粮食和武器”参加了对柏戈英的包围战，而如果弗吉尼亚及其附近各州民兵也能这样，“我们已有能力使郝威像柏戈英一样了。”⑥游击队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外线作战，以其独特的战略战术完全制约英军的战斗力而击败之，其胜利往往具有扭转战局的影响。如般宁屯战斗，是民兵英雄斯塔克在柏戈英大举进犯的紧急情况下自动组织和指挥的。五百个德意志雇佣兵构筑好工事之后，落入边疆居民特有的捕兽陷阱式包围圈，连同他们的援军共被歼八百人，美方伤亡仅七十二。这次战斗煞住了柏戈英的威风，鼓舞民兵大批参战，成为彻底粉碎柏戈英的起点。又如著名的金山战斗，“山里人”自动集合成一支天降神兵，始则骑马穷追英军，继而包围之；待敌占据山头准备固守时，又跳下马来变成散兵群向山顶逼进，终于全歼敌一千人。这一仗给英军南侵以首次打击，扭转了堪登之败后的严重局势。英国史书评论说，“其影响之重大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⑦民兵游击队还担负着在后方镇压托利党、保卫地方的重任，又是正规军建军的基础和扩军的来源。

在后方，比赛的发展趋势和战场上一样。美在人民支持下用大陆会议的革命权威解决征集兵员战费和肃清异己的问题。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迫于战争需要，同意采取和认可某些社会改革措施。如若干州扩大选举权，没收托利党大地主土地，以其一部分分成小块出售，允许黑人参军，在有些州禁止奴隶贸易或取消奴隶制，取消封建性代役租，允许向西移居等。英在人民反对的情况下用增加税收，扩大军事掠夺，使用雇佣兵，逼迫爱尔兰出兵，扩大王权而缩小议会权力，压制反对派和人民反战运动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比赛结果，美方人民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抗战的潜热，英方的一套办法归根结底只能更加深其困难。

美方弱点在战争中有相当发展，如妥协倾向抬头，政府机构借管理行抢劫，商人投机倒把发国难财，人为地加深军队和人民的物质生活困难，对黑人和印地安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各州不团结等。但所有这些矛盾在战争期间都没有超出于美英民族矛盾之上；人民为资产阶级的缺陷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英的大方向。这就使英国人利用美方这些弱点取胜的企图未能得逞。接应叛徒阿诺德的英国间谍安德烈被三个马夫逮住，他们拒绝重金贿赂，把他交给了美军哨所。一七八一年初，宾州团队士兵因欠发军饷事哗变，克林顿赶紧派人去收买他们，来人却被他们交给宾州战线司令怀恩将军处死了。民众和士兵的大智大勇，就这样填补着资产阶级的缺陷。同时由于英本身有某些同样的弱点，也不能充分利用美方的弱点。如在黑人和印地安人的问题上就是如此。尤有甚者，英国人还身不由主地要帮助美方发动人民起来抗战，因为他们“用盲目的屠杀离间了每一个忠于国王的、有思考能力的人的心。”⑧

在国际舞台上，美取进攻姿态，主动争取援助，努力扩大国际反英阵线。如不待邀请即派出使节，利用民间往来争取舆论同情以影响政府，扩大贸易以获取军需物资、促进政治关系，以秘密交往争取公开援助，促进和利用一切直接间接于英不利而于已有利的国际因素的发展。英相反，处于被动防御地位，其外交目标在防止现有霸权地位之破败，采取的是一整套霸权主义的方针。如四处提防美与外国联系，用恫吓与欺骗阻挠各国援美，直至宣战；在公海上借口禁止对美输送武器任意处置一切国家的船只。联合别国的企图也因为与霸权利益矛盾而失败。乔治三世亲笔写信给“姐姐夫人”叶卡捷琳娜二世，要求俄国参战，因后者要以枚诺卡为交换条件，终未成功。显然，美国人的政策顺应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趋势，而英国人是逆潮流而动。随着战争的持续和英方的前线失利，国际舞台上针对英国霸权主义的矛

盾不可遏止地发展，终于导致了英国的彻底孤立和美国力量的增强。

总之，双方彼此对立的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各按其本性发展，其运动的趋势是英方以有利条件缩小不利条件扩大为主，美方以有利条件扩大不利条件缩小为主，双方力量对比地位因此朝着相反的方向转换：美由弱转向强，英由强转向弱，而由于双方原来力量强弱悬殊，要达到双方地位完全转换，美方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战争，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是这场战争打成持久战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从战略高度纵观战争全局，可以看到全部力量对比关系是在持久战的条件下演变的。“扬基们”没有因为英国人“把宝剑抽出鞘来亮一亮就望风而逃”。英国人的快速决战计划被打破，他们被拖进了一场持久战，从此也就走上了失败的道路。美国人的确没有自觉地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华盛顿甚至认为战争的拖延是士兵短期服役制造成的，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事实上持久战给他们带来的主要是好处——给他们提供了创造胜利条件的时间和舞台。

总之，如果考虑到美英双方带入独立战争的、历史上实际存在着的全部基本因素，而不是主观地推断和构思出某些偶然条件作为决定这场战争命运的因素，也不是只强调其中的某个因素而忽视其余的因素，并从全部这些因素的运动规律来观察战争的进程，那我们就会发现，持久战基本上是美国人民以弱胜强的必经途径，只在次要的意义上说才是一种缺陷。

二、持久战必然经历的四个阶段

美国独立战争是否经历了某些必然的发展阶段，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命题。史书通常把这场战争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却并不回答为什么战争会经历那些过程的问题。的确，战争是较之其他一切社会现象都变化得更加迅速无比的一种社会运动形式，因此它的具体过程看上去总不免象是某些条件巧合的结果，这大约就是人们往往止于用流年纪事的形式叙述战争经过的原因。但战争毕竟不是神物而只是人间一种力量竞赛的形式，它的进展必定要受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演变情况的制约。不同的力量对比状况决定不同的战略态势，而不同战略态势下的战争必具有不同特点。战争进程就因此而显现出发展的阶段性，一切“巧合”都脱不出这种发展逻辑的轨道。

美以弱胜强，它的力量对比地位随着战争的进展经历了由相对弱转到相对强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由英占优势到彼此均势再到美占优势这样三个演变步骤，加上一七七六年大批英军到达以前，现场实际力量对比美强于英的一段，双方力量对比关系的演变共经历了四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战争进程因此表现为四个必然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武装起义。时间是从战争爆发到《独立宣言》发表。此时力量对比优势暂时在美方。因为英国殖民当局象一切行将倒台的反动势力一样，对它的统治危机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到战争爆发时还没有作好镇压全美起义的准备。“勘乱布告”一七七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发出，所派军队到一七七六年六月才开始陆续抵达。在这样的态势下，战争的特点是起义者的不停顿进攻。来克星屯首战告捷之后，美将英军主力围困在波士顿达十一个月之久，一直没让英国人从第一次打击所造成的被动状态中恢复过来，终于将其撵出十三殖民地领土而在其基础上宣布了独立。这种凌厉的攻势正是一切起义所固有的进攻性素质的表现。

第二阶段，战略防御。时间是从一七七六年八月长岛之役到一七七七年十月萨拉托加大捷。此时力量对比的集中表现是：纽约三万五千英国陆军和五十二艘主力战舰加四百余只运输船所组成的海军舰队对一万八千美军；北方一万二千英军对三千美军；费城一万八千英军

对一万一千美军。在这样的态势下，英发动三次战略进攻，美处战略防御地位。战争的特点是：处于战略防御中的弱军美方，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辅以游击战，达到了脱出被动地位的目的。

美以运动战扭转局势乃势所必然。纽约战役中，华盛顿从长岛退到宾州，摆脱了全军覆亡的危险，又疲惫和分散了敌军。这次撤退以特伦顿——普林西顿的胜利作结束，客观上就成了以诱敌深入为目的的战略退却。其一退一进两个过程互相联结，构成一个完整的以进攻为中心的运动战过程。它既有别于寸土不让的拼命主义，保存了自己；又有别于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打击了敌人。结果美虽丢失纽约和纽波特，却取得了打破英速决战方针的战略胜利。有的史学家解释纽约之役的结局是由于一方面华盛顿是“费比阿斯”，另一方面郝威作为辉格党人不想取得胜利。事实却是华盛顿受军力弱的限制而战败，不得不走；郝威在追击过程中把他的军队之“河”分散成了“一串水滴”^⑨，因而陷入被动境地。两者都是身不由主的。第二年萨拉托加战役中，柏戈英被诱孤军深入二百哩。四个月中行军用了三个月，一万兵力中近六千人为劳累缺粮所迫而降，损失于阵地进攻战者仅五百人，总之也是败于运动战。至于费城之战，就英方言是郝威与柏戈英两支主力失去战略协同，以至两个主攻方向并行，是造成柏戈英战败的主观原因之一。就美方言则是牵制了英军主力，为击败柏戈英创造了前提。

第三阶段，战略相持。时间是萨拉托加战斗之后到一七八一年三月吉尔福特战斗。此时力量对比状况是双方平衡。这是前阶段中各方力量消长的结果。英军士气低落，所谓“柏戈英将军以下英军官兵带着战斗的荣誉离开他们的驻地”^⑩，近乎是全体驻美英军的写照。克林顿描述他一七七八年五月就职时的心情说：“……成功的每一种前景都已如此暗淡，以至没有一个军官为珍惜自己的荣誉会有起码的一点热情来获取这样无望的一项指挥权。”^⑪同时英兵力锐减，一七七八年九月还从纽约调出一万人，所剩一万三千余人中，雇佣兵和托利党地方军超过半数。在英国本土，一七七九年底起，各地纷纷召开群众大会发出反战请愿书。约克郡请愿书说：“由于战争拖长，人民的经济状况异常严重，国债大大增加，税收无限增长，……”国际关系上，对法宣战，国际战场趋向扩大。美方固然也消耗了不少力量，如最大港口和首都被占领，纸币贬值，经济困难等，但以力量的质的上升为主。萨拉托加的胜利使全国军民充满必胜的信心，士兵开始得到一定训练，成长和选拔了一批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特点的指挥官，如格林等人；正规军有可能发挥更坚强的核心作用，民兵游击队日益得到重视；邦联条例通过，各州联系加强；没收托利党大地主土地的措施有利于深入动员群众；美法同盟建立，开始得到国际承认，直接间接的国际援助正日益扩大。

强者削弱、弱者增强的结果，双方力量转为平衡。英撤出费城，退守纽约，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而美在孟矛斯截击英军失败，依靠法国舰队进攻纽约和纽波特又都半途而废，尚无力举行战略反攻。在这样的态势下，英转而采取保守已占领地为主的方针，同时力求发动新的战役攻势，以扩大占领地，扳回败局。英王命令围绕纽约对美进行“零散袭击”，“夺取和破坏叛乱者在沿海的一切船舶、码头、船坞、海陆军仓库等”。同时“征服佐治亚和南卡罗来那，并对弗吉尼亚进行配合性的牵制攻击，以期导至萨斯奎那罕河以南所有殖民地的全部降服。……”^⑫针对此，美一面为限制和打破英军占领而战，一面竭尽全力抵抗敌人新的正面进攻，防止局势逆转。于是形成了双方相持的局面。

这种总的战局给战争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式的特点。首先是战斗方式的转变。游击战成

了这阶段战争的主要形式。克林顿上任只几个月就闹了“三次粮荒”，而他的“兵力全然不能应付任何重要的战事”^⑯。英军需要而且只能用所谓“零散袭击”来保守已占领地。美无力进行阵地进攻战，也只能用游击战打击占领者。一七七八年九月英军开始这种以烧杀抢劫为目的的军事行动。铁蹄所及，北至缅因沿岸，南迄弗吉尼亚海边，西达怀俄明谷地。美方到一七七九年下半年才开始主动出击。七月十五日收复斯托尼点和八月十九日奇袭鲍勒斯湾两次胜利基本结束了围绕纽约的这类战事。八月二十一日克林顿决定“放弃在纽约方面发动攻势的一切企图”^⑰，此后英即陆续撤出斯托尼点和纽波特，龟缩到纽约市周围五十哩的地区。这就是一七七八—七九年北方“小战事”的由来和战略地位。它显然不是英国人“由于无法作出军事上的决定而采取的杂乱的偶然行动”，不是什么使“战争进入一个很别扭的阶段”^⑱的原因。在南方，从英军一七七八年底侵入佐治亚起，游击战就围绕它的新占领地展开了，一七八〇年五月英军侵占查理士敦后进入高潮。从堪登之战到格林进入南方战场，其间约四个月，民兵游击队是美在南方的唯一武装力量。康华里曾说：“如果没有苏特、马里昂，南卡罗来那将实现和平。”^⑲

运动战此时转为辅助性作战形式，但仍起重大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所抗击的是战役进攻，规范较小；另一方面，敌人这种新攻势却有打破当前均势的危险。英军南方攻势是以保守已占领地为前提的战役性攻势。克林顿承认，他南侵时拥有的总兵力比郝威攻费城时少一万六千人，舰队船只也不及那时的三分之一。^⑳同时他“不能不在后方（纽约）留下至少一万二千人，所以不可能有七千以上兵力带往南方。”^㉑但这种攻势作为侵略者扳回败局的尝试，却相当疯狂。美最初仍用力不胜任的阵地防御战进行抵抗，以至接连战败，相继丢失一系列战略要地，局势因此一度面临逆转边缘。至此它才派出格林等将领，转而自觉地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而康华里如英国史学家所说，“表现出已充分掌握了那个他的同事们理解得很不完全的真理，即要摧毁叛乱必须采取一个坚决的、持久的、迅速运动的进攻政策。”^㉒因此结束英南方攻势的考盘斯——吉尔福特战役空前激烈。尽管康华里在吉尔福特战斗中占领了阵地，终究被这场运动战击败。如克林顿所说，他被迫在渡过数条大河之后进行一场血战，跑了八百二十哩路，消耗了三千兵力，最后退向威明屯而把南方交给美国人去占领。^㉓

其次，战斗空前激烈。由于双方都力图打破眼前的均势，这是必然的。三年中战火遍及全美各州，纽约常驻英军一万余人，南侵英军总数在两万以上。美南方战线三易其帅，战斗中全军覆亡达五次以上，损失兵力超过一万人。游击队历经恶战，苏特兵团一度被迫退出战场，马里昂旅不得不从二十人开始组织。同时战争特别残酷，破坏性特别大。有的史书说，克林顿在一年甚至半年中给美方造成的损失比郝威三年造成的还要大。这一切显然不象有的史学家所说，是因为克林顿比郝威更有能力，或者是英国人对美法建立同盟特别恼怒等偶然的和感情的因素造成的。

第三，经济困难和托利党活动猖狂成为美方抗战中的两大问题。战争持续和地方破坏使美军民物质生活极端困难，国家财政濒于崩溃。大陆票自一七七八年起“奔腾式”贬值，到一七八二年初已完全停止流通。资产阶级趁火打劫更加深了军民的困苦，对政府的愤懑酿成了兵变。经济困难使妥协倾向抬头，大陆会议中出现了主张牺牲弗吉尼亚以南地区以求得和平的派别，发生了独立战争中最无耻最严重的叛卖——阿诺德出卖西点。妥协倾向的发展，特别是英国人对托利党地方军兵力的需要，使托利党活动特别猖狂。英方自一七七九年元月起提高地方军待遇，一七八〇年初成立全美托利党组织“效忠派联合会”，年底又成立托利党武

装指挥机构“效忠派行动指挥部”。当时报纸指出，托利党已成为“美国的巨大危险”。

一七八〇年前后所谓美国革命中最黑暗的年代就是这样出现的。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显然更困难。因此，一旦美国人民咬紧牙关熬过了这个最艰苦的阶段，他们也就迎来了黎明。

第四阶段，战略反攻。时间是从一七八一年四月五日格林挥师南下到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康华里在约克镇投降。由于美全民族奋起自救，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抗战，力量对比转为美占优势。美之优势由三方面条件结合形成，其中为人们熟知和公认的是国际方面的条件。截至一七八〇年十二月，英已与法、西、荷三个欧洲强国开战，同时俄国为首组织了“武装中立同盟”。英海上优势完全丧失，其本土一七七九年已有被进攻的实际危险，这一切都于美直接间接有利。其次是英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一七八〇年的哥登暴动，伦敦因此失去控制数日之久。同时爱尔兰问题使帝国发生了新的裂缝。决定性的条件是英军在美洲战场被美国人民打败，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吉尔福特战斗结束了英军的南方攻势。一七八一年四月格林与康华里在北卡罗来那分道，前者转往南卡罗来那去肃清英军在内地的据点，后者向北逃进弗吉尼亚，就是美战略反攻、英战略退却的开始。康华里将军当时对他此行所作的说明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写道：“由于多数居民中严重的反叛情绪和格林将军的进军，南卡罗来那上游地区（英军）各哨所正处于最紧迫的危险之中。（但是）由此地（威明屯）去堪登甚远，绝大部分路途缺乏给养，庇底河又为敌人所阻而难于通过，使我绝对不可能立即前往支援。我担心那会使这个小小的军团（他只有一千六百人了）遭到极大的危险而一无所获。而如果我们不幸在南卡罗来那受到打击，……这个省（北卡罗来那）的叛乱者就会更加紧活动，使格林得把我围困在诸大河之间，借断绝我的给养而使我们的武器归于无用。倘用海军运送部队则花费时间又要失掉骑兵队，同样会使我们招致毁灭和丧失体面。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我决定利用格林把弗吉尼亚内地开放的机会，立即向该地进发……。”^{②1} 克林顿更明白指责康华里是“逃入弗吉尼亚”^{②2}。与此同时，驻在纽约的英军同样无力出城求战，这一点克林顿将军可以作证。他当时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如果我（把部队带）出去，遇到华盛顿和罗将波，俘获他们和他们的军队，而在回来后发现这个城市被烧毁了，我必将在短短几个星期里成为他们的俘虏。”^{②3}

美方反攻以格林在南卡罗来那的游击战开始。游击战在反攻中的作用几乎与阵地战相等。这是他们的基本条件决定的特点。格林南下与南方各游击兵团配合展开游击战，逐步肃清内地英领军，将其全部赶进沿海几个孤立据点。康华里进驻约克镇，格林就从南方完成了对他的战略包围。断绝南方的增援和退路是康华里被打败的条件之一。至于反攻的决定性胜利是约克镇的阵地进攻战，就不必赘述了。

* * *

两百年以来，美国独立战争的经验对于全体进步人类之所以一直具有不衰的历史魅力，固然是因为这场战争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具体说来，也是因为它实现了以弱胜强，解决了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上都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因此我们想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总结美国人民的经验，本文是一种尝试，希望得到指正。

（下转第 54 页）

需要脱节的问题，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而要改革好经济管理体制，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有明确生产目的，才能判断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是非利弊。例如，究竟是否应当使企业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是否应当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我国当前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出发，研究怎样才能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关系，怎样才符合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物质技术联系和运动规律，使社会生产更好地为满足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

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对于坚持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对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既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以它为基础的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因而，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办事，自然也就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为着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避免过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那种大起大落的现象。为什么过去发生那种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忘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允许这种历史重演了，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铲除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条件，来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保证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

注：

-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37 页
-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71 页
- ③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18、316 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6 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97 页
- ⑥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0 页

(上接第 47 页)

注：

- ① 《华盛顿文选》中文版
- ② ⑯ 莫里森、康玛杰、洛伊希腾堡合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纽约 1969 年第六版，第 1 卷第 177、196 页
- ③ 斐因：《常识》，中译本
- ④ ⑧ 转引自赫伯特·阿普提克：《美国革命》，纽约 1960 年版，第 119、115 页
- ⑤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见威廉·B·威尔科克斯编，克林顿著《美洲的叛乱》，纽黑文·耶鲁大学 1954 年版第 262、85、87、111 和 107、140、157、115、516、511—512、284、324 注 22 诸页
- ⑥ 转引自华盛顿·欧文：《乔治·华盛顿传》四卷本第 2 卷
- ⑦ ⑯ 《剑桥近代史》，1907 年版第 7 卷第 226、223 页
- ⑨ 麦瑞恩·梅也斯等三人合编《美利坚共和国的起源——政治、社会和思想史文献》第 1 卷，芝加哥 1960 年版，第 139 页
- ⑩ 语见萨拉托加英军投降协议书。
- ⑯ 转引自凡泰恩：《美国革命》第 299 页